

明朝紀事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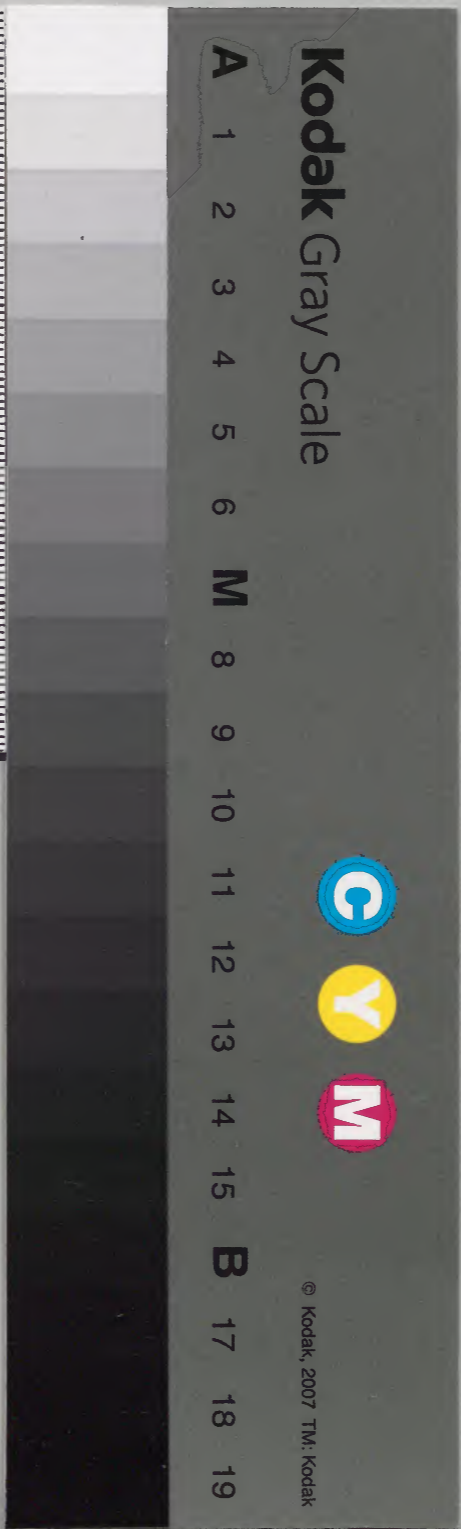
自五十九
至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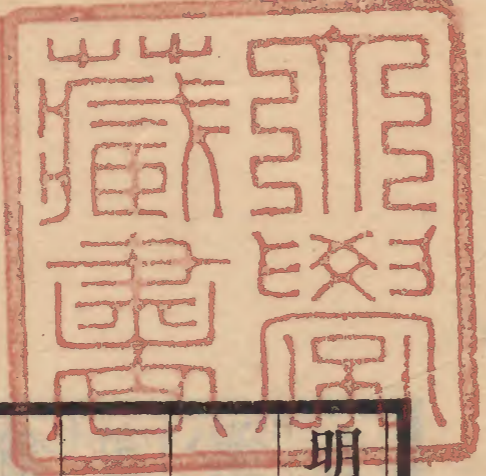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八	一	一
二	一	四	一
八	二	七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八		書
函	二	三	
一	八	三	
九	八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3	
冊數	28 (19)		
函號	285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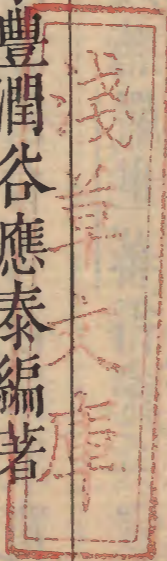
新刊本





明朝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辰

訂

庚戌之變

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俺答寇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偵騎信之報總兵張達達素以果銳敢入至大將意輕之合兵兵未合而遽率麾下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遂見

月日已年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殺副帥林椿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救達不克亦死
之達椿皆驍勇善戰俺答得二將首輒引去事聞逮
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耀杖死宗
臯謫戍遼左贈達左都督椿都督同知賜祀立祠春
秋祀之 八月俺答入薊州塞初張達敗沒乃起復
翁萬達代郭宗臯總督趙錦代陳耀巡撫以仇鸞爲
宣大總兵萬達家居未至命侍郎蘇佑攝其事佑抵
鎮卽上疏請益兵食未報而俺答狼台吉復擁衆窺
大同初仇鸞坐廢居京師邸以賄嚴世蕃得總兵宣

大至是惶懼無策廝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曰主勿憂
吾爲主解之乃爲鸞持重賂賂俺答令移寇他塞勿
犯大同俺答受貨幣遺之箭纛以爲信而與之盟遂
東去謀者復白敵中語欲寇宣府東遼左西兵部尙
書丁汝夔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但申飭薊州撫鎮
使嚴備已而警報漸甚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京營
兵二萬四千騎分布宣薊諸關隘邊兵取符驗期會
未卽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識者知其必敗 秋
八月乙亥俺答帥部下至古北口以數千騎攻牆都

明朝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御史王汝孝悉衆出火炮矢石下攻之、俺答乃佯督兵綴薊師而別遣精騎從間道黃榆溝潰墻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寇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無筭長驅入內地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兵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敵兵慄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行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拯事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召吏民給仗聽約束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爲敵用甫畢而夜半敵兵果至管河東二十

里孤山汝口諸處忬復爲䟽縋城使使來京師請援京師震恐急集諸營兵城守少壯者已悉出邊埃敗喪僅餘四五萬人而老弱半之又半役總兵提督太監家不令出伍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闕又援例需價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夔乃以聞帝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傅提督九門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門又別遣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者蒼頭義軍垂四萬及坊甲保伍分置諸門睥睨間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

臣策應、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寇騎逼通州數日、前阻水、未能渡、王忪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都御史王儀往援、已卯、咸寧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二萬入援、先是寇既東行、時義侯榮謂鸞曰、賊騎東、公宜自請入、可以爲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卽佯奏、臣偵賊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居庸、爲防守、帝壯之、詔留駐居庸關、聞警入援、而俺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帝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

等率兵馳至、陳通州河西、帝大喜、時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帝內視稍彊、各賜璽書褒獎、予金帛、令躡賊、而拜咸寧侯仇鸞爲大將軍、諸道兵悉屬焉、賜襲衣玉帶、上尊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得密啓奏進、以楊守謙爲兵部左侍郎、總督各路戎務、衛京師、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閤、議察不虞、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釁、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徐階奏釋故叅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效分遣京營諸將營於城內外各巷陌間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夜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都督陸炳請出太倉米減直濟流徙老弱俱報可時變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各輕騎馳至未賫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開庾發粟則囊釜既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都督陸炳言戶部臣失預計軍興糧餽不支士多餒死帝怒

奪尚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戴罪辦事俺答兵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郊民扶傷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號痛之聲徹于西內帝命啓而納之是日俺答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六門外仇鸞率勤王諸兵不敢擊時時遣義榮與之通許貢市以自安辛巳至東直門執御廐內八人以去不殺縛之見俺答踞坐氈帳中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自解送歸見帝啓書多嫚語求入貢壬午帝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

明報終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五
對於西苑出書示之曰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
曰事雖在臣唯上主之帝曰正宜商議階曰寇駐兵
近郊而我戰守之策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第恐將
來要求無厭耳帝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愛
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將奈何帝
竦然曰卿可謂遠慮階因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
文難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令退出大邊外別遣
使齎番文因大同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往返間四方
援兵計皆可至我之戰守有備矣帝曰卿言是命出

集廷臣議日午羣臣畢集階出俺答書言欲以三千
人入貢許之則緩兵否則益兵破京師羣臣相顧莫
敢發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請上裁國子司業趙
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問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
進者萬一許貢則彼必入城三千之衆恐烏蠻驛中
莫之容也且彼肆深入內外夾攻何以禦之不幾震
驚宮闕乎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迫而許之何異城
下盟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
後拒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難之奏入乃止是夕火

先燭天、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上在西內大震懼、聞中官稍稍道貞吉語、乃馳使召入對、給筆札、命疏所欲言、貞吉上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帥、釋給事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營兵、使力戰、且士不力戰、以主將多冒首功、今誠得首功一、卽子金百、捐金不十萬、賊且盡矣、帝壯之、擢貞吉爲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稱詔齎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通政使樊

深條禦寇七事、中言仇鸞未聞一戰、非士不用命、卽主將養寇要功、乞密遣近侍詰狀、書奏、上大怒、黜爲民、癸未、寇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保定皆震、時帝久不視朝、吏部尙書夏邦謨疏言、人情洶洶、非上躬御正朝、延見廷臣、不足以塞天下望、振威武、許之、是日文武大臣具服待命闕下、晡時帝始出、御奉天殿、降勅切責諸大臣、還宮、羣臣就午門跪聽宣勅、皆惴慄、計有處分、迨散門、且下鍵矣、乃勅遣官校、逮繫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巡撫薊遼都御

史王汝孝及薊州總兵羅希韓詣京卽訊已而儀至下獄以畏懦不戰削籍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逃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身閉閣卧城中會仇鸞引兵至敵少却鸞兵往掠食諸村落儀發兵捕執下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時巡厥御史上其狀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爲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甲午執兵部尙書丁汝夔及左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初寇逼通州汝夔聞警束手無措遣募哨敵虛實者出城不十數里道遇扶傷者輒奔

還妄言見敵某所城中輒震已而言不信汝夔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如故城中數震而成國公朱希忠理京營兵多役占行伍不足恐兵少見且獲罪乃東西調掣爲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多出恚語而莫曉誰調爭訾汝夔欲魚肉之語稍聞禁中時宣府延綏遼陽山西援兵悉集廩餉不能給兵饑怨望仇鸞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椎髻劫掠村落中時被逋獲或自詭爲遼陽軍遼陽軍者朶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賊中語遼陽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鸞方被

寵遇雖獲大同行掠者有司不敢置之理必以聞帝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付鸞自處鸞復置不聞汝夔不得已乃下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賊大同軍既自詭為遼陽民間不知遂謂汝夔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寇薄城下汝夔益惶急恐喪師令諸將勿輕戰諸軍故恇怯不敢戰皆誘言汝夔禁不發民間益歸罪汝夔而鸞機譎謀于大學士嵩嵩謂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可隱飽將自去惟堅壁為上策鸞數稱率兵往擊賊

賊實在城下顧遠屯郊垌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與否鸞得死賊首六級奪馬十餘詐謂戰得之守謙被命屯城下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賊帝聞之益謂鸞遠出禦敵而守謙畏懦不出師與汝夔并切責之諸中貴園墅在城外又多所殘毀爭泣訴帝前謂守謙汝夔貳于賊帝時從高望城外火已心恚諸治兵者聞是益奮怒不誅一大臣亡以懲乃捕汝夔下詔獄就廷訊使使自軍前逮守謙入下法司議罪以聞命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代將守謙兵于是刑部侍

郎彭黥左都御史屠喬大理寺少卿沈良才等論汝
夔守謙罪當斬而爰書冗長錄不速竟帝坐齋宮趣
獄具不得謂黥等比周將有所規免俱逮繫獄各廷
杖有差汝夔守謙俱棄市流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
嶺衛謫左論德趙貞吉荔浦縣典史初貞吉廷議
罷盛氣謁嚴嵩于西苑直房嵩不見貞吉怒叱門者
通政趙文華趨入顧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
吉怒曰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佯薦貞吉
出城賞銀勞軍方北騎充斥徵發旁午戶工二部官

皆得罪犒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外貞吉僦民車致
銀仇鸞所鸞不受敵騎已稍遠貞吉計無所出賞勅
巡城外徧給諸營而還復命嵩謂貞吉狂誕追論其
申理周尙文沈束非是下獄杖九十有是謫已卯
俺答引而西前後所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既滿志
捆載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京師外以爲
疑兵諸道兵悉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
發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將阨險禦不得出稍棄牛
羊婦女等復擁衆東南行至昌平北猝與鸞兵遇鸞

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騎蹂陣而入殺傷千餘人幾獲鸞以裨將戴綸徐仁力救僅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之自以為功寇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嚴九月辛卯朔俺答悉衆出塞疲甚又顧戀輜重不能軍諸將故怯兼白羊之敗愈不敢逼徐尾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還其前後禦敵有功者大同遊擊王祿戰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匹山西遊擊柴縉戰昌平奪還男婦二

百四十二人都督仇聚戰海店生擒四人既而鸞報功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遣戶部侍郎駱顥賑撫被寇諸郡縣掩骼埋胔慰集瘡痍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鏞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咸寧侯仇鸞入理之為製印章重其任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為鸞副邦瑞奏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悟鸞主事申燧復持法不為屈疏京營弊政乞釐革之鸞怒密

陷燧出補外、乃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不便、皆革之、置薊遼總督大臣、以薊州保定遼東二鎮隸焉、改孫禮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復散去、以是爲常、如踐更卒例、復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從咸寧侯鸞之請也、兵部覆言、二鎮京師之門戶、禦寇者不于門戶、而與之格鬪于堂奧之間、鮮不危矣、帝不聽、第免二鎮卒不預徵、于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

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不任邊責、恣意腴削、自營人自危矣、仇鸞請駐師宜大間、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以紓華夏之氣、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之、命兵部會官集議、兵部左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曰、俺答犯順、深入郊圻、震驚陵寢、荼毒元元、罪在不赦、皇上深懷大計、欲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禦侮如鸞者、身任其事、臣等僉謀、俱如鸞議、卽今整齊士馬、臣道等之職、預儲軍餉、

臣應奎等之職、利精器械、臣松等之職、帝悅、從之。
 十一月、仇鸞請易置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徐珏駐
 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李鳳鳴成
 勲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于是王邦瑞上言、予奪
 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總兵正
 副官、昔兵部會同府部大臣集議、每上一人、恭候裁
 定、所以慎重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
 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屬心向、妄
 生覬覦者乎、皇上聖明、推心賢帥、何所不可、臣愚以

為國家典制、關係非輕、聖人舉動、萬世作則、臣待罪
 本兵、不敢不言、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托、况朕有密
 咨、非鸞專權、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不待更
 易、矧勞朕心耶、一籌未發、而攻毀之、謀國之忠、固若
 是乎、復諭廷臣曰、昔吾太祖兵柄、多委任諸大將、未
 有作謗者、邦瑞以敵退、未受加擢、故為是言、是翟鵬
 之怨上也、夫破格舉事、而盡忠者、乃不能容、倘敵再
 至、其效汝夔之誤國乎、邦瑞聞諭、莫知所措、仇鸞帥
 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搗巢、歷久不擊、乃稍出近塞、夜

襲敵管斬老弱數級而還鸞自劾無功上不問乃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且督歷年逋賦時鸞恃寵作威福所上疏既自內批行之不下兵部議王邦瑞屢疏辯之鸞擠之遂落職去禮部尚書徐階極言北征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稍寢

谷應泰曰明制內立京營外列邊戍邊卒屯守要害蕃衛神京京營羽翼王室鎮撫中夏有事不相徵調無事不忘訓習制甚周也嘉靖時坐

營大帥半出勲臣教以耳貴括讀奢書兼以勃鞞制閩魚朝觀軍戎伍貔貅入侯門之廝養羽林組練叅中貴之蒼頭游手市閑不操寸刃厠身兵籍濫食數丁于是京營一制幾同贅旒矣庚戌之事主邊兵者仇鸞主京兵者丁汝夔也逆鸞私盟俺答賄賂避兵鄭牛私犒用伐秦謀晉馬入陳故假虞道弦高荀息果如是乎汝夔巽懦素不知兵驟聞邊警悉遣禁卒倉皇就道莫知適從而敵騎已蹂躪內地王師外潰于潼

關烽火內達于甘泉矣。然後索虎旅于空營。求兵仗于武庫。楚軍不戰皆化。虫沙晉國先聲。愈搖風鶴。傳檄召募。命曰義軍。編列市人。驅之城堡。京營至此。尚可問乎。至于邊軍雲集九門。敵騎長驅都下。便當四面合擊。隻輪不反。而乃懷先便橋屯兵。不進宏淵靈壁。搖扇清涼。楚兵皆屬冠軍。邯鄲全恃晉鄙。長戟不施。長鎗不刺。邊軍亦復至此。國家武備真無可恃矣。乃始親御午門。召問百官。時無樊噲。僅有終生。急散陳平。

之金。親叩亞夫之壘。宋義堅不渡河。魏將虛名救趙。惟有亟斬丁公。先除元振。奈何守謙無兵。而使戰仇鸞不戰而陳。俘賞加元惡。戮出無名。當時俺答實無志中國。縱掠而歸。不然幸則奉天梁州變。且晉愍宋欽矣。前車旣覆。後軫方道。汝夔出京兵以防邊。仇鸞召邊卒以實京揚水之卒。圻父以卒召當誅涇陽之兵。德宗又以未雨失算。極罪酬功。國是全非。焦頭曲突。人謀兩誤。嗟乎。已無澶淵之智。尚思衛霍之功。上表出。

師○鸞○欲○誰○欺○乎○百○官○明○知○其○詐○謬○為○陳○請○以○追
 上○譴○蓋○世○宗○所○惡○者○直○言○而○不○必○其○忠○所○喜○者
 殺○戮○而○不○必○其○當○朝○有○直○言○則○損○其○明○朝○有○殺
 戮○則○損○其○武○究○之○嵩○本○賄○敗○當○禡○鸞○已○家○居○失
 職○必○欲○強○予○將○相○之○位○成○其○亂○賊○之○名○身○誅○族
 滅○為○世○指○笑○吾○故○曰○嚴○嵩○仇○鸞○亦○無○死○道○其○死
 也○世○宗○殺○之○也○

明朝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明朝紀事本末卷之六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訂

際辰

俺荅封貢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塞總
 督王瓊率兵禦却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長阿爾倫次
 阿著次滿官嗔阿爾倫既死二子皆幼阿著稱小王
 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倫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

曰俺荅強甚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統攝也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地肥饒俺荅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其後漸強盛有騎十餘萬遂雄于諸部滿官嗔等八營皆服屬之時時入寇瓊乃請修沿邊垣墉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十月俺荅寇大同掠井坪應朔

九年夏五月俺荅犯寧夏時俺荅與小王子吉囊諸部或合或分時時犯塞至是入寧夏六月入宣府十年春三月入大同塞秋九月犯陝西冬十月犯大

同旋出松潘犯西川西境自是無歲不入寇前後殺畧吏民剽人畜以億萬計

十九年七月俺荅諸部大舉犯宣府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北部哈刺嗔糾俺荅几祿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共十餘部禱旗掠馬負十日糗糒入塞北報至俺荅已過聖順川抵蔚州所過盡破關隘殺人盈野總兵白爵禦之戰于水兒亭敗績總兵雲冒又敗績于連雲堡俺荅留宣府境內兩月始出塞八月朶顏革蘭台結吉囊俺荅分道入大同大掠太原

諸處初大同之變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荅諸部
俺荅擇其黠桀者多與牛羊帳幕令爲僧道丐人偵
諸邊或入京師凡中國虛實盡走告俺荅其有材智
者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署爲長至是俺荅率諸部入
塞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勿掠我人畜我亦不鬪汝
俺荅諸部喜與折箭而去乃竟越大同由井坪朔州
抵雁門破靈武關入崞嵐興縣交城汾州又水清源
諸處殺掠人畜萬計遇大同卒以所掠輜重遺之求
假道焉巡撫大同史道總兵王陞若不聞宣府總兵

白爵調赴應援亦觀望不戰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謨
告急事下兵部尚書張瓚曰寇且退矣何事張皇俺
荅吉囊縱掠旣飽乃旋出塞 十二月俺荅吉囊寇
大同

二十年九月吉囊入大同塞大掠太原等處又越而
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已而吉囊出關未及塞
俺荅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衆上命宣
大總督樊繼祖發兵應援繼祖竟不應援俺荅縱掠
而去

二十一年夏六月俺荅入大同大掠大原而南時吉囊掠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套中而俺荅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于父俺荅乃糾青台吉呪刺哈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等各擁衆數萬入大同塞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鉞利望之若冰雪然不輕與我戰卽餘騎足扼我矣至是經朔州破雁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秋七月廷議懸賞格斬俺荅頭與千金官不次其下偏裨三百金官

三級無有應者俺荅乃擁衆越太原列營汾水東西掠潞安平陽諸州縣上命翟鵬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諸軍務未至諸軍連營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縱寇深入俺荅大衆駐平遙介休間散騎入山落中殺掠人畜輜重迤邐就大營諸將竟無肯乘險邀擊者已而俺荅大得利整衆且歸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約誓諸將躡寇力戰諸將皆閉營不救俺荅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蹙世忠圍之世忠傷矢裹創下馬步戰俺荅衆亦窘會矢及火藥

日章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俱盡、俺荅益衆感之、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上馬督短兵接戰、自己至西、兵死傷殆盡、諸軍卒無援者、世忠力竭、腦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痛世臣死、亦力戰死之、俺荅既勝、復分掠定襄、五臺、孟縣、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殺掠人畜十餘萬、乃從廣武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俺荅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始出、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僇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

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詔贈世忠右都督、立祠祀之、

二十三年秋九月、俺荅入大同塞、總督尚書翟鵬禦却之、冬十月、俺荅破宣府塞、入紫荆關、時以巡撫朱方請撤防秋兵太早、致俺荅深入、翟鵬不能禦、俱逮繫下獄、鵬削籍、方杖死闕下、

二十四年、加總兵咸寧侯仇鸞太子太保、鸞寧夏人、祖鉞以襲寘鐸功封伯、已平河北盜、進封侯、鸞粗悍、敢大言、朝臣俱薦之、襲封守寧夏、先是吉囊寇甘肅、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五
鸞與總督侍郎張珩巡撫張錦禦却之遂上言督兵
禦寇追至朶蘭地及之大戰一日凡五捷斬首百餘
級及斬吉囊子狼台吉而竄其昆季廝養卒姓名于
籍中稱有功疏上兵科劾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夸
張往歲黑山墩之捷謂馘吉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
今復以衣鎧鮮華謂爲狼台吉濫引勤王之語妄覲
封侯之勲宜行勘覈帝曰勦獲旣多厥功可嘉其加
鸞宮保任一子所鎮撫

二十六年夏四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俺荅

請求入貢乞叅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奏北邊
自火篩爲梗貢禮寢廢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
北邊諸部懷叵測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
今又復踵行前詐豈可輕信墮其計中蓋諸寇自庚
子以來連年蹂大同深入潞澤宣府抵紫荆西掠延
綏東寇遼陽塗炭我疆宇殺掠我人民凡我臣工皆
思剪此以雪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
不貢亦寇者外寇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
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乎先圖軍令重于申命乞嚴勅

總督鎮巡等官加防禦上曰逆寇連歲爲患詭言求
貢勿得聽從其各嚴邊兵防禦如有執異處以極典
二十七年春正月俺荅入河套三月總督宣大翁
萬達上言俺荅復投譯書求貢帝命拒之五月俺
荅寇偏頭關七月寇大同九月俺荅入宣府塞寇
居庸諸處嚴嵩言于帝曰俺荅諸部以夏言曾銑收
河套故報復至此帝于是益怒言不可解銑與言先
後皆棄市詳議復河套

二十八年春二月俺荅大舉入寇畧大同直抵懷來

指揮江瀚董賜迎擊之斬獲頗多力竭無援死之總
督翁萬達親率銳卒繼之俺荅敗走斬首五十五獲
其器鎧無算俺荅兵傷痍甚衆乃馳出塞議者謂數
十年間無此戰功捷聞諸臣升賞有差夙月俺荅
入宣府大同塞備禦官張景福百戶成策李松力戰
死之

二十九年秋八月俺荅越宣府走薊州塞入古北口
圍順義長驅直入戊寅逼通州大掠密雲三河昌平

諸處辛巳進犯京師壬午俺荅求入貢命廷臣集議之矣未俺荅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遂東去京

師解嚴詳庚戌之變

三十年春三月與俺荅通馬市初咸寧侯仇鸞偕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乃密遣時義結俺荅義子脫脫使俺荅以貢馬互市為請俺荅利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聞帝命羣臣集議鸞力主之羣臣弗敢異上從之乃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力言不可畧

曰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俺荅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曰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天下豪杰日夜磨礪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于和款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曠豪杰效用心其不可四庚戌之變頗講兵事無故言和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臣私通外

寇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其不可六。伏羗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習而議和。啓內地不靖之漸。其不可七。俺荅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有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俺荅輕中國之心。其不可八。俺荅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彼負約不至。未可知也。或因互市而伏兵。若吐番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未可知也。

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俺荅狡詐之謀。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計。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策。其不可十。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俺荅至無厭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于羈縻。此一謬也。曰。互市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旣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彼亦安肯

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于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寇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彼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于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匪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于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俺荅之重。

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皆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在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績。懸俺荅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連閱。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爲是。鸞憤然曰。豎子目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搆之。而帝意遂中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獄具。謫狄道典史。夏四月。宣大馬市成。史道主市。

事每一馬償幣若干，俺荅驅馬至城下，計直取償事竣。俺荅貢良馬九，乞再爲市。仇鸞請勅厚賚之，賜衣幣甚渥。遣官宣諭朝廷恩威，仍勅嚴飭部落勿得生事。開邊釁。秋七月，俺荅獻叛人蕭芹等。初，華人蕭芹、張板隆、王得道、喬源、丘富等六十餘人，潛出塞降俺荅。俺荅任用之。丘富每教以火食屋居，俺荅竟不敢屋居也。爲築板升處之。至是，馬市通，俺荅頗利之。芹等弗肯，請仍謀入塞剽掠。俺荅不悅。仇鸞遣時義、啗俺荅以利，諷令縛獻芹等。俺荅以爲然，遂擒芹及

板隆、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納譯書于總督史道。史道以聞，其丘富、喬源等三十五人俱走免。芹等伏誅。詔進仇鸞史道官爵，餘各陞賞有差。十二月，俺荅寇大同。初，史道主宣大市事，俺荅以羸馬多索價直，弗予，輒大譁入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併所得羸馬掠之去。俺荅衆日往來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爲言，將士不敢拒。各邊垣及諸營堡俱壞，戍卒盡撤。俺荅遊騎可長驅至城下矣。史道上言，俺荅無馬

者許以牛羊入市。酬粟豆科道交章阻之。俺荅又請開市于遼東。巡撫遼東許宗魯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俺荅知市利不博。是月三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數日之內。俺荅三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勅邊臣多方備禦。仍遣使俺荅宣示恩威。令其約束部落。勿啓邊釁。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求請。倘若服從。與通市如故。若面從心違。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兵部尚書趙錦言。自古禦寇之道。戰守爲上。羈縻終非長策。乃開市甫畢。而旋三

入寇。防微杜漸。誠宜審處。上命督臣偵探備禦。并嚴私通之禁。

三十一年春正月。俺荅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俺荅敢于歲初擁衆入犯。可見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各邊臣合兵征勦。仍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釀成大患。帝曰。俺荅非時擾攘。邊兵不能防禦。皆因平日耑恃馬市。全不設備。故爾。今後一意戰守。如仍前觀望。重懲不貸。二月。俺荅復入大同。

塞時仇鸞佩大將軍印，偃蹇畏懦，不敢發兵征進。又恃通市，亦不嚴飭邊將防禦，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縱，聲言馬市既通，無庸戍守，恣意賂克，巡撫都御史何思亦以通市故，卽有警輒匿不以聞，有拒殺零騎者，抵死以故，俺荅衆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以貢市爲名，往來官寺，有司廩餼，惟謹稍拂意，輒大闕，甚至直入堡城，奸辱婦女，莫敢誰何。至是俺荅衆萬餘入塞，直抵懷仁，大掠。徐仁等各擁兵觀望，不擊。遊擊劉潭陰遣人結俺荅鬪路，獨中軍指揮王恭率所部禦

之戰于管家堡，力屈死之。俺荅得利遁去，代府饒陽王上言其事，上命逮徐仁、劉潭等詣京，卽訊議處。何思削籍，王恭贈都督僉事，任一子祠祀。三月，罷馬市，時邊防久廢，言官屢以爲言，仇鸞亦慮禍及，密疏請止，乃罷市。召史道還，帝命復言開馬市者論死，著爲令。于是兵部上言往歲宣大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兵赴援，奔命罷勞，餽饗繁費，數年以來，費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

從之初總督翁萬達修築宜大邊垣千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為俺荅衆所毀兵部請勅邊臣修補給事中李幼滋上言敵壘卑小宜于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房廬以棲火器俱從之夏四月大將軍仇鸞帥師出塞襲俺荅于威寧海敗績而還 朶顏三衛導俺荅衆數萬由遼東前屯衛撤去邊垣七十餘里掠至寧遠備禦官王相力戰死之詔贈相都督同知時俺荅數寇遼薊皆朶顏導之為患益劇 秋七月俺荅寇薊州塞先是遼東報

至仇鸞請行邊已而中止至是薊州報愈急鸞當出禦適疽發背不能出師然顧戀大將軍印不肯辭又無有敢言易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大將軍病不能禦敵而印在大將軍所諸偏裨令不行請暫假大將軍印自將兵禦之帝謂本兵不可出師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錦乃夜馳至鸞第收鸞印綬以總兵陳時代鸞佩大將軍印鸞聞大恙疾益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發命都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得其諸奸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十四
欲卽發尚恐無案驗會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
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八月十一日出
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出塞炳知之使關吏及
邏者執之以聞詔下獄炳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
諸亂政狀帝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鸞罪惡剖
棺戮其屍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等皆斬籍其家下
詔布告天下俺荅聞之引去趙錦亦以初附鸞謫戍
于是帝諭更戎政悉改鸞措置約束冬十月宣大
總督蘇祐與巡撫侯鉞總兵吳璵奉詔出師北伐鉞

率數萬人出塞襲擊俺荅幕俺荅知之會兵逆擊殺
把總劉欽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璵等急斂衆歸塞
內巡按御史蔡朴上言其狀因劾祐鉞詔不問仍命
卹劉欽等

三十二年閏三月俺荅寇大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
之詔逮巡撫侯鉞爲民予都卹典夏四月巡撫宣
府都御史劉璽上言修築邊垣須用磚灰以圖永久
山西二鎮須用六十餘萬請給發御史秦朴亦言土
沙易圯費當不貲俱下兵部議尚書聶豹言奏乞之

數六十餘萬，則經營必須十年，財力既不辦，况曠日持久，無救目前，可姑爲且夕防禦之計。日後別圖，永世之利，從之。冬十月，朵顏糾俺荅率衆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達京師。帝懲庚戌事，憂日旰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總督薊遼侍郎楊博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甚力。俺荅百道攻塞垣，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帝大悅，卽軍中賜博衣一襲，發帑金萬兩犒將士。博承命宣朝廷威德，諸將士人人喜，勇氣益倍。與俺荅守八日，俺荅不得利，乃引退，猶徘徊。

徊數舍外，不卽去。博募敢死士，持火械，夜數入其營，擾之。寇衆倉皇宵遁去。

三十三年秋七月，俺荅衆數萬入大同塞，官軍敗績。逮總督尚書蘇祐巡撫齊宗道于獄。十二月，俺荅寇大同，總督侍郎許論巡撫都御史王忬徵兵擊走之。

三十六年秋八月，俺荅衆二十萬入雁門塞，破應州四十餘堡。總督楊順縱兵殺避難兵民，上首功以自解。已而辛愛妾桃松寨私部目懼誅來降，順上其狀。

以爲功。辛愛俺答子士馬雄諸部且入寇。順懼上言。俺答叵測。欲脅朝廷歸之。敵故薄順等無能且黠甚。詐言以叛人丘富來易順信其言。予之。辛愛戮桃松寨。丘富竟不可得。順懼罪。賂巡按御史路楷隱其事。給事中吳時來聞之。上言桃松寨來降。不過寇中一亡婦耳。苟明于啓釁之媒。拒之勿納可也。始則張皇已功。既而輕墮敵計。乃行賂按臣。相爲欺蔽。然則朝廷邊餉之用。祇借順等潤家之資耳。疏入。上怒。逮順。楷下獄削籍。以兵部尚書許論比順。楷亦罷之。

三十七年春正月。俺答圍大同右衛不克。四月命兵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時右衛圍久不解。議者以爲非博往不可。遂有是命。仍虛部中位以待之。博乃徵諸鎮兵。聲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數十下。俺答聞博至。乃引去。守將尚表拒守四閱月。誓志勵衆死守不屈。博上其功。優敘之。王德戰死。奏立祠加卹。叅將周現潛通俺答。奏褫之。自是邊人俱砥礪思自奮。博因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爲烽堠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功。帝大悅。加博太子太

保

四十五年春正月俺荅寇宣府塞西陽河先是朵顏革蘭台影克每歲引小王子諸部寇薊遼四十二年由墻子嶺直犯通州京師震動而宣大諸邊頗安靖至是復入寇宣府旋引去

穆宗隆慶元年夏五月俺荅犯大同叅將劉國引兵禦却之九月俺荅子黃台吉擁衆窺伺陵後南山上命總督劉燾率兵防護陵寢俺荅寇山西石州陷之殺知州王亮留壁石州剽掠交汾等處山西騷動

會有薊鎮之警京師戒嚴上命羣臣議防禦策大學士徐階條十三事時俺荅入邊已二十餘日勢甚橫已兩潦連旬馬多死皆杖馬箠徒步歸所剽獲不能盡載往往遺于道甚衆十餘日始盡出邊而官軍無一人邀擊者大同總兵申維岳孫吳等覘俺荅旣去汾石始約兵進戰及俺荅出岢嵐東北孫吳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維岳等終不敢戰而還十四日俺荅始悉去諸將乃稍稍出獲奸細明海等及他老幼疲弱掩襲得之以爲功諸將獨方振一與俺荅遇九月

逐俺荅于嵐縣稍稱敢戰而已事聞詔奪督撫鎮諸
臣官聽勘而逮諸將至京鞫之議功罪賞罰有差時
邊臣異懷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寇出入動
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二年夏五月兵部言山西一鎮舊以大同爲藩籬警
備差少自嘉靖壬寅失事之後大同棄墻不守遂與
俺荅爲隣三關邊隘皆俺荅必犯之地矣然鎮臣尚
在內地俺荅必糾合諸部乃敢深入故在關內則憂
大舉傍老一帶逼近寇巢居常則有遊騎出入之苦

遇冬則有套騎履冰之備故在關外則慮零寇今寧
武在忻代偏崙之中旣以總兵駐師便干東西策應
而關外一帶宜增設防禦請發太僕金益募軍買馬
以備之上令施行

四年冬十月癸卯俺荅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
等十人來降把漢那吉者俺荅第三子鐵皆台吉之
子也幼孤育于俺荅妻一刻哈屯所命僕阿力哥之
妻乳焉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辯俺荅娶壻比吉女爲
之婦不相能復聘兔捨金的之女適俺荅長女啞不

害有所生三娘子者貌甚艷麗已受襖兒都司聘俺
荅奪取之襖兒恚甚將攻俺荅俺荅無以解卽以那
吉所聘兔捨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
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爲若孫吾行矣遂與
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
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
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卽急因而爲市論以執送叛人
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
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

近塞俺荅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
後以居者各蠶紮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
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
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
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
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荅婦
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荅俺荅尋亦悔遂擁十萬
衆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
叛示信俺荅頗銜之乃留崇德隨遣騎覘之則那吉

方蟒衣貂帽、馳馬從容歸報俺荅與婦感且愧曰、漢
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于叛人
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與無
間言十二月俺荅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
吉許之先是山西妖人呂明鎮以白蓮妖術謀不軌
全與丘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
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之屬叛歸俺荅駐邊外
古豐州地名曰板升已而我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丁
劉天祺邊民馬西川等二十八人悉往從之衆至數

萬因尊俺荅爲帝富犯邊死全等治第如王者署其
門曰開化府至是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
古受其獻悉送闕下誅之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
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
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携其妻以歸崇古以款俺荅
功加少保尚書巡撫方逢年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
中虛王遴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
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五人
五年三月己丑封俺荅爲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爲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十一
都督等官俺荅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王
崇古疑吉囊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蓋吉囊者
俺荅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荅親弟也吉囊死子
四長曰吉能皆爲俺荅姪而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
土蠻等部又多其支屬俺荅于諸部爲尊行力能合
之必同心內附始可假以王封得比三衛例崇古以
此脅俺荅俺荅以土蠻故主力不能致爲辭而崇古
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蠻善且內親黃台吉會黃台吉
使來乃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與俺荅會同請封

因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至是俺荅始與老把都吉
能永邵下諸部各遣使十八人請通貢開市以息邊
氓詔下羣臣廷議定國公文壁吏部侍郎張羅等二
十二人爲可英國公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
爲不可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便互市不
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上卒如崇古議封俺
荅王號貢期聽于三四月後一行互市之數先定馬
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諸物不得闌出賞大紅五
綵紵絲蟒衣一襲綵緞八表裏五月總督王崇古

爲俺荅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入京比于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疋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觔煉鐵五觔尚未可爲兵器洛鍋生粗每十觔煉鐵三觔宜可給與以敝易新四請撫賞部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市六月順義王俺荅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來獻上嘉其誠順賞白金三十兩彩幣四表裏恰台吉等各十兩一表裏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疏

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屬部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又言黃台吉嚮化不醇他日必爲邊患大學士高拱言嘉靖十九年北寇求貢當事憚于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肝腦塗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錫之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閒暇積我金修我險練我士整我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皆得次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興問罪之師進退各有餘地苟見一

時遂爾偷息。良時不再得。邊備寢弛。難振矣。上嘉納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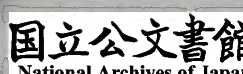
六年九月，俺荅貢馬二百五十四匹。時穆宗已崩，神宗即位。十月，授俺荅兄子永邵卜大成都督同知。

十二月，遣俺荅舊使火力赤奴謀赤北還。嘉靖間，奉使六人，以俺荅內犯，下獄二十年，餘俱物故。至是釋之。

神宗萬曆元年三月，頒順義王俺荅番經，并給鍍金銀印。

二年十二月，順義王俺荅子賓兔求河西互市，邀索刀仗，朝議絕之。兵部言以一部，啟各鎮拒絕之心，非計也。宜諭俺荅令其子改圖，遂令督撫臣諭之。

三年夏四月，賓兔駐牧西海，役屬兒革白利等番，屢擾邊境。詔陝西總督諭俺荅嚴戢賓兔。俺荅言賓兔因甘肅不許開市，苦寧遠途遠，巡撫甘肅都御史侯東萊上言賓兔屢侵諸番，以報其掠馬，因圖請市。河西彫敝，開市為難，苟可安邊，何惜甘肅一垣，而不以縻之也。上從之，遂立大市于甘州，小市于莊浪。十



月俺荅乞佛像蟒段且城市成求賜名賜城名福化
量給其請是年黃台吉改貢市于新平堡
四年十二月銀定台吉所屬嘗盜邊絕其貢俺荅聞
之從彼法罰羊千馬二百駝二詔宥之已服罪馬駝
等不必進

五年二月順義王俺荅執叛盟獻鶴等四人上賜俺
荅幣諭叛者如法三月俺荅請開市茶馬又求都
督金印朝議以請屬部並無金印宜諭遣上從之
九月俺荅上書甘肅巡撫復求茶市初西番羶藏請

納馬保塞廷議勿受巡茶御史李時成上言羶藏生
西番中俗極遠未嘗通貢市一朝率衆來降彼實畏
我威靈第以洮西極邊地更得此族不益厚固藩籬
耶矧今急須馬何爲拒之上從之俺荅以番人入漢
久且慢我遣大都巴石虎啓幕府請得比番開茶市
廷議且許之李時成復奏言俺荅今求茶市意不在
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帶抵嘉峪金城綿亘數千
里番族星羅西寇之不敢長驅而南以番爲之蔽也
顧番人須茶最急一日無茶則病且死是番人之命

懸于中國。俾世受約束。藩我西土。脫以茶市假之。俺
荅逐利而專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俺荅。彼此合
一。其遺患可勝道哉。上是之。兵部謂茶市不可許。但
俺荅稱迎佛僧寺。必須用茶量給數十篋。示恩報可。
俺荅復求開洮州茶市。進馬五百疋。諭止之。
七年秋。俺荅請寺額。詔名其寺曰弘慈。
八年秋八月。加順義王俺荅次子不他失驃騎將軍。
常漢我不良台吉等百戶。

九年秋八月。順義王俺荅上表貢馬。十二月。順義

王俺荅死。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百疋。其妻三娘
子率其子黃台吉上謝表貢馬。黃台吉者。俺荅長子
也。嘉靖時有精騎萬餘。庶弟曰青台吉。精騎半之。俺
荅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俺
荅予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黃台吉日夜
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及俺荅
歸款。益老而厭兵。且佞佛。聽番僧言。戒殺掠。而朝廷
威信亦足以服之。以故十餘年。終保塞不敢南犯。先
是王崇古入爲大司馬。繼崇古者方逢時。吳兌代爲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總督各部俱貢市無失期而三娘子切切慕華不時
款塞常詣兌兌兒女畜之情甚暱或三娘子致手書
索金珠翠鈿兌隨市給與以敦和好部落中間有梗
化者三娘子時時報聞督府得預爲備
十年總督鄭洛遣通事馬應時佯爲趣貢事陰以調
之三娘子遣土骨赤請寬假辭以無嗣王表文空其
印

十一年閏二月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黃
台吉先配五蘭比妓後受西僧給納婦一百八人以

象數珠俺荅死黃台吉將收三娘子三娘子嫌其老
病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此黃
台吉何用乃命人說三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
封汝不歸一婦耳于是三娘子逼于利害乃歸之黃
台吉襲封僅四年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

十四年二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
漢那吉歸俺荅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
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己子不他
失禮妻比妓而俺荅用事臣恰台吉勿從陰主扯力

克以兵收比妓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別築城居朝廷
賜名歸化至是黃台吉死扯力克當嗣督臣鄭洛復
諭扯力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與娘子聚則封不
亟聚封別有屬也扯力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
娘子帳中合婚其部落牙答漢盜我助馬堡洪賣盜
我偏頭關三娘子俱罰治如法

十五年秋七月封扯力克爲順義王三娘子爲忠順
夫人

十八年大學士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

憂有事則不懼自封欵十九年順義王扯力克以助
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
人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
他失禮爲都督史二卽捨力克兄安兔婿也仍寬假
其罪分列于龍門滴水崖史二亦欵服二十年來吏
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叟叟追尤首
事此一反也武官爨下求安專藉欵關之利文吏隙
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
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貴于同心。上是之。

四十一年春二月。扯力克旣歿。卜失兔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于是總督涂宗濬以爵禮請。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蓋授都綱。遣官賫封勅至邊。各散去。不受。御史李若星疏論。卜失兔抗旨回巢。踰年告歿。塞上乃

始受封。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競。

明朝紀事本末卷之六十

四月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二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保 八月居正上

疏陳大本急務六事。一曰省議論。凡事不貴無用之
虛詞。務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及計
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
之。而不爲搖。欲用一人。須慎之于始。旣得其人。則信
而在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筐。而終不爲
之動。一曰振紀綱。近年以來。綱紀不肅。猥以模稜兩
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

一歸公道。而不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
勿紛更於浮議。一曰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
格廢不行。至十餘年未竟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年
月旣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
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
當。伏乞勅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奏報。違者查叅。一
曰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
駑良。今用人則不然。官不久在。事不責成。更調太繁。
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皇上慎重名器。

愛惜爵賞。用人必攻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勅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一曰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乞勅內外諸司。悉心清理。一曰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位雖缺而糧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冒占。隨宜募補。從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

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臣考前代及吾祖宗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師內外守備單弱。伏乞勅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農隙之時。恭請大閱。以試將帥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謀。銷未萌之患。疏入。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悃。所司詳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爲八則。疏上。上允行之。兵部

日朝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三
覆飭武備事宜、一議兵、一議將、一議團練鄉兵、一議守城堡、一議整飭京營、又奏大閱之禮、宣宗英宗嘗行之、恭請親臨較閱、如閣臣所奏上曰、大閱既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其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舉行、餘悉如議、戶部議固邦本、言財用之當經理者有十宜、嚴法整飭、上一一允行之、十二月、廢遼王、大學士張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憲、熾頗驕、酌多所凌轢、居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會告王謀反、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案驗、無謀反狀、僅坐以淫酌、憲熾錮高

墻廢其府、居正攘以爲第、後復恚朝選不附反律、謀殺朝選

三年、九月上大閱於京營教場、勅諭戎政官及諸吏卒、先是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居正力持其說、上遂行之

四年、十二月、大學士張居正秩滿、進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進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

六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五月上不豫、已酉、大漸、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

命上倚坐御榻，皇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上困甚。太監馮保宜顧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先帝付託，東宮幼冲，以屬卿等，宜協輔，遵守祖制，則社稷功也。」拱等泣拜而出。翼日上崩。六月甲子，皇太子卽位，年始十歲。時太監馮保方居中用事，矯傳大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廷臣聞之俱駭。」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爲，吾且逐若曹矣。內臣還報，保失色，謀逐拱，拱與居正俱負氣不相下。居正乃結保自固。

時臺諫交劾保，必欲斥之，而高拱自以與居正及高儀同與憑几，每慷慨收宮府權，曰：「老臣謬膺托孤，不敢不竭股肱。」凡內降命，敕府部章奏，自合公聽並觀，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折衷之，以復百官總已之義。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正陰洩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既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諸大臣於會極門，促居正至。拱以爲且逐保也，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

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
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
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
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
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卽日出朝門得一
牛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
去國以爲異聞拱去居正爲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
未幾亦卒以病死居正哀然首輔矣辛酉上御平
臺召張居正憫勞之曰皇考屢稱先生忠臣居正頓

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
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
曰善隨賜酒饌銀幣居正旣柄政慨然以天下爲已
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皇帝
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
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
請於上召羣臣廷飭之百寮惕然八月張居正請
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
御文華殿日講以爲常十一月太監崔敏請買金

珠寶石居正上言前六月間奉命停止今忽有此舉是前詔不信也乞暫停之以甦民力因封還敏疏遂報罷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見捧冊進喜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因卽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一日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言皇上當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早講求也上稱善甲戌張居正奏請明年正月上旬卽御殿日講但先帝喪未期勿設宴并

免元夕燈火上日已早停止每侍聖母膳甚簡素或逢節日具果宴不設樂居正稱善尋諭光祿卿免節間供應七百餘金戊寅張居正上言制勅宜尚簡嚴近來過爲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平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

神宗萬曆元年春正月辛卯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張居正知經筵事上甚敬禮居正每日御經筵居正以詩書入在文華殿後張小幄造膝密語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

上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隆冬進講以毡片鋪地
庚子早朝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偽作宦者
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馮保立鞫之曰南
兵王大臣奚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
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
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陳內監洪已逮洪錮禁獄令
大臣供之矣先是大臣爲戚帥三屯營南兵不遂流
落都下爲人巧捷便佞一中貴暱之至是令稱拱使
改籍武進縣卽令厠卒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劔劔

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入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
亦上疏如保意上卽付保鞫保令辛儒屏語大臣曰
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罪卽官汝錦
衣賞千金不然重榜掠死矣因使儒昇大臣金美飲
食之儒日與大臣狎款卽令誣拱家人爲同謀獄具
保飛發五校械拱僕而居正前疏傳中外口語籍籍
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于吏部尚書楊博博曰迫之
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持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
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赤不懼會大理少卿李幼

政者居正鄉人亦興疾告居正曰公奈何爲此惡名
污青史矣居正強應曰吾爲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
爲居正禁科道官不得有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
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擬旨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
語揚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興望
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媚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
告爲解卽共過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
卽疏處之耳守禮曰守禮敢附亂臣黨助願以百口
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廠

中寧有良心倘株連者衆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
不承博與守禮因歷數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
分宜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爲殷鑒居正
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邪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
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
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手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
彼法理不諳我爲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卽
上聞先政府耶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
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第何以善

後博曰相公患不任耳任則何難善後須得一有力
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
之上卽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
審而希孝懼與其兄成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誰畫此
策也以覆吾宗急詣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冢宰大
中丞希孝泣謁博博曰欲借公全朝廷宰相體耳何
忍以身家陷公顧亦何難公第使善詞校尉入獄訊
刀劍口語所從來雜高家僕稠衆中令別識且問見
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辨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詞校

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尉
卽告大臣入宮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
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給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
官且賞豈知當實言適高家僕逮至希孝雜諸校中
令揚色大臣不辨也及會審風霾大晦尋雨雹不止
東廠理刑白一清者謂保初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
此可不畏乎高相國顧命大臣本無影響強我誣之
我輩皆有身家異日寧免誅僂耶皆曰馮公已爲具
詞固有陰持之者柰何一清曰東廠機密重情安得

送閣改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卽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再問。爾言：「高相國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國？」希孝復詰其蟒袴刀劍，曰：「馮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污獄使耶？」遂罷保，密飲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內監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爲有此？」隨顧保曰：「高鬍子是正直人，張居正故懷伎刻，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

沮而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拱，被居正齟齬，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不敢過新鄭，率枉道他去。六月，張居正上言稽劾章奏，隨事考成，有遷延隱蔽者卽舉劾，上從之。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張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賢臣爲寶，珠玉何益？」居正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官人好冶粧，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居正曰：「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上又曰：「秦始皇銷兵，挺可傷人，何

宮

銷兵爲居正曰人君布德修政以結民心爲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於戍卒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真能勝天也

二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上引見廉能官倣祖宗午朝之儀從之甲午上御皇極門引見朝覲清廉卓異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賜金幣并宴張居正進講章疏畧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知新臣今將今歲所進講章重複刪定大學一冊虞書一冊通鑑四冊進呈睿

覽雖淺近之言然亦行遠登高之一助四川西南都蠻平初隆慶時都蠻作亂張居正薦曾省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畧而四川總兵劉顯以在閩事被彈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閩事逮治之於是顯奮不顧身受省吾方畧以平蠻自効凡六越月諸寨悉平俘蠻長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上御文華殿講畢問建文果出亡否張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緇雲遊題詩于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上太息命錄詩進居正曰此亡國之

事不足觀也。請錄皇陵碑及高皇御製集以上見創
業之艱。聖謨之盛。明日輔臣進皇陵碑。上覽畢。謂居
正曰。朕覽碑。讀之數過。不覺感傷。欲泣。居正曰。祖宗
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爲心。故能創制顯庸。皇上以聖
祖之心爲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聖祖微時事。及卽
位勤儉。上愴然曰。朕敢不黽勉。法祖然尚賴先生輔
導也。秋九月辛巳。刑部請錄囚。慈聖太后欲停之。
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皇帝卽位以
來。停刑者再矣。稂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

良民。上爲請。太后從之。十二月壬子。張居正率大
臣上御屏。屏繪天下疆域。及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
更換。上命設於文華殿後。時加省覽。閏十二月丁
亥。上御書弼予一人。永保天命。賜張居正。明日居正
侍。進諫曰。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賢主。
皆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一藝。漢成帝知音律。能
吹簫度曲。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皆能文。善
書畫。無救于亂亡。則君德之大。豈沾沾一藝哉。他日。
上日講畢。問居正。元夕烟火。鰲山祖制乎。曰。非也。成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化間以奉母后時多諫阻今新政宜裁上曰然居正
曰明年雖禫繼此當大婚又皇弟潞王出閣諸公主
釐降所費甚煩宜預節省上曰朕極知民窮居正請
減元日賜賚上大然之上又嘗語輔臣曰昨日禁中
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寧也居正奏曰仁
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起還宮白慈聖即
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宴而罷。

三年夏五月大學士張居正上言近郡縣入學大濫
宜勅學臣量加裁省并勅吏部凡所在督學臣非方

正勿遣遼東告警上深以為憂張居正對曰暑月
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既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
稱諸部解散無警居正因上疏論邊事曰昨遼東撫
臣張學顏報稱寇衆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
大寧皇上面諭臣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
繼光報稱寇久解散臣又使人于宣府密偵西人青
把都動靜則把都在巢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
屬虛聲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
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訛言倉皇

失措。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猶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于上。

以憂四方。豈僅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之事耶。乞傳諭兵部。詰以寇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并請賑各邊饑卒。俱從之。八月張居正請增閣臣。許之。卽日進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為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十一月張居正上郊祀圖考。為書三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次列儀注樂章。大意遵高皇定制。歲一合祀。奉二祖並配。上褒答之。

四年春正月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張瀚爲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異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而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遠戍之時議藉藉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爲民然心終恨之

後竟置之死三月戊戌上御文華殿言及唐玄宗於勤政樓宴安祿山上曰樓名勤政而佚樂何也張四維曰玄宗開元之治有三代風至天寶荒佚乃致播遷居正曰無論往代我世宗皇帝初年西苑建無逸殿省耕勸農末年崇尚玄修不復臨幸治平之業亦寢故大寶箴云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上嘉納之五月辛酉上視朝張居正等請覽奏章時閱聖祖所親批疏稿爲法上曰然居正因簡內閣所藏聖祖手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旨并帖共七十道上

之。秋七月丁酉張居正上言致治之道莫要於安民安民之法莫重於守令守土牧民者削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以逭罪責其實心愛民者未嘗概見明春外計考察舉錯乃向背所係惟以安靜宜民爲最虛文矯飾雖浮譽素隆當列下考居正又請行考成法有司以徵解爲殿最於是奉行者督責小民不勝朴楚相率爲怨言然賦以時起居正上言近者仰賴皇上愛人節用京通儲粟足支八年太倉銀庫所積尚少

宜將明年漕糧量折十三足國裕民一舉兼得上從之時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冬十月丙子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仍加伯爵敕曰先生親受先朝顧命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實賴匡弼精忠大勲言不能殫惟我祖宗列聖祐爾子孫與國咸休欽哉居正固辭伯爵許之山東撫按劾昌邑知縣孫鳴鳳貪賄上怒甚欲遣逮張居正曰貪人固當盡治但故事俱下臺訊上曰然鳴鳳之婪乃出進士乎居正曰此人惟恃進士故爾恣肆若乙科明經尚有

畏忌今後用人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上深然之
十二月上御文華殿舉袍示輔臣曰此何色也居正
以爲青上曰紫也久而色渝居正曰紫易渝昔皇祖
不尚袷服御衣敝甚始易享國長久未必不由此願
皇上以皇祖爲法節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其煖者
輕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時左
右亦言民窮至鬻妻子應上供上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午上御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言殿
之東堂祀伏羲以下數聖君皇上所當法也法古聖

惟在省覽章奏日閱一二講明國事則他年躬覽萬
幾無難矣上嘉納之五月戊申諭修慈慶慈寧兩
宮張居正言兩宮于萬曆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
以娛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
工從之嶺西羅旁平羅旁據山海間驚江急峽巖
壑險絕諸猺窟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甫一定
之世宗朝諸猺轉相寇掠不可撲滅督撫殷正茂旣
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旁當誅廷議不能決居正毅
然言當誅舉兵部尚書凌雲翼請賜璽書屬之討賊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雲翼瀕行居正謂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卽今兩廣諸徭雖所在都有然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耳雲翼旣至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衣山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有差先是四方多草竊有司秘不以聞張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卽報決有司凜凜盜亦衰止閏八月丁亥上視朝張后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皇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慎一日非有他事及風

雨不得輟上深然之九月上諭停刑蓋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爲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爲妖沴氛侵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從之

已卯張居正父喪訃至上以手諭宣慰視粥止哭
絡繹道路又與三宮賻贈甚厚然亦無意留之所善
同年李幼孜等倡奪情之說於是居正惑之乃外乞
守制示意馮保使勉留焉冬十月居正再上疏乞終
制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造朝許之居正既父喪奪
情吉服視事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因星變陳言
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
居正大怒時大宗伯馬自强曲爲營解居正跪而以
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

喪次爲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怒亦
爲公語未訖居正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
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二日中行
等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卽日驅出國門人不敢
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鑄玉杯一日班班者
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追琢琢永成器以贈
中行鑄犀杯一日文羊一角其理沉黜不惜剖心寧
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
鎖鎖且禁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戍爲更慘毒時鄒元

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
謫戍貴州都勻衛 罷吏部尚書張瀚先是瀚爲南
京工部尚書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居正言上越次
用之居正以爲德希瀚報奪情議起遂邀中旨屬瀚
留居正居正亦自爲牘風之使留已瀚若不喻其意
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
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不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
借三尚書密晤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於是有
詔切責瀚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爭惴

慄各倡保留之議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
怒嗾臺省劾之以爲昏耄勒令致仕 丙午上戒諭
羣臣曰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憚元輔乃借綱常之
說肆爲誣論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茲已
薄處如或黨奸懷邪必罪不宥時言奪情者得罪都
人士皆憤怒作謗書懸長安門謂居正且反上聞之
故宣諭于朝謗議稍息已而召居正於平臺慰諭甚
至即日入直初居正喪次凡閣中事令吏賫奏就擬
處分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稱先生皆盡古師臣之禮

十一月癸丑朔以星變考察羣臣始張居正自矯飾雖或任情而英敏善斷中外羣譽之居正亦自負不世出迨劉臺論居正得罪志意漸恣至是益知天下不見與思威權劫之矣令天下度田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後漸減歲久滋偽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爲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張居正請料田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其撓法者下詔切責之

六年春正月將舉大婚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副

使給事中李涑疏言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命上不允以聖母諭諭居正遂從吉三月甲寅張居正乞歸治墓許之辭朝上召見于平臺勞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事至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皇上下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上亦爲之哽咽墮淚曰先生雖行國事尚宜留心乃賜銀印曰帝賚忠良令得密封言事進辭兩宮各賜贐金慰諭有加庚辰遼東再奏大捷上歸功張居正使使馳諭俾定

明朝紀事卷之六十一
爵賞以聞、召趣還朝、居正以母老俟秋上道、命錦衣歸馳趣之。六月乙未、張居正還朝、上召見於文華西室、問沿途所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十二月、命纂宗藩要例書、頒示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頗加損抑、至是居正等念諸藩裁削非天子親親意、乃畧舉事例未當者十一條、請敕禮官集議、著爲令、諸藩於是感激親上、而厚薄親疎有體矣。
七年二月上、患疹、慈聖太后命僧於戒壇設法度衆。

張居正上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衆數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爲福哉、事遂寢。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淮、淮勢不敵、淮揚咸爲巨浸、直逼泗洲、患近陵寢、上以問張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卽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鞫治之、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蓋踰年而

堤成轉漕無患。三月上疹愈，徵光祿寺十萬金。張居正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可爲寒心。此後望力加樽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屢有宣進。居正上戶部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爲出。因言：萬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四百四十九萬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

則損于前，此不可不留心也。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况財用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自足。上嘉納之。夏四月上，以內庫缺錢，賞賚不足，命部鑄大錢以進。張居正上言：先朝鑄錢呈式，非供上用也。萬曆二年進錢一千萬，其後歲半之已非本意。若闕錢鑄進，是以外府之儲取供內府，大失舊制矣。上從之，乃罷鑄錢。癸卯，張居正上肅離殿箴，命書于御屏。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爲寧遠伯。張居正言成梁屢立

戰功忠勇爲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已而成梁使使餽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却不受。七月甲子，給事顧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災請罷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張居正。居正奏：民重困，宜召還孫隆。上曰：彼織幣且完，當俟來春耳。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也。上從之。時給事中李涑請卹江南水災，并言四事，上怒其譏訕。居正曰：水災請

卹亦言官之常，雖或觸忤，恐傷聖度。上意乃解。冬十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張居正奏言：臣諭邊臣如敵騎入，勿輕戰，堅壁清野，野無所掠，彼將自阻，請令夢龍駐永平，戚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上善之。既而土蠻以四萬騎犯前屯，梁夢龍、李成梁率兵禦却之。十二月，張居正服闋，召見于平臺。

八年春正月己未，先是永豐梁汝元聚徒講學，吉水羅巽亦與之游，汝元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言。

逐之。居正微聞其語，授指有司捕治之。已湖廣貴州界，獲妖人曾光，竄入汝元巽姓名，云謀不軌。汝元巽俱先死。湖廣守臣具爰書下法司訊之，并曾光亦非真也。第據律論罪。三月，大學士張居正具疏乞休，再上，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口諭。張先生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却再審處。讓後人非晚也。居正因復就職。甲子，賜進士張懋修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兄敬修亦成進士，得禮部主事。俱居正子。八月，戊子，刑部侍郎劉一儒移

書張居正曰：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鯁鯁奉職，治功既精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覈既詳，弊端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敦渾之體也。昔臯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王。淪洽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居正得書，不懌。十一月，戊寅，上以夜宴，惑於內侍孫海客等，撻二內使，幾斃。慈聖太后聞之，切責上，令取霍光傳入覽。

上悔悟降孫海客等明日上諭閣臣朕在冲年自多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爲堯舜之君張居正因奏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玩好以定心志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上深嘉納之十二月甲辰張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

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甘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仍勅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諸司章奏切要者卽講畢面裁時上留意翰墨居正以爲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九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令翰林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夏四月辛亥上御文華殿張居正以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傷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皆起于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居正極言今有司負職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竟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忽民宜重處之居正曰以後犯者

當如聖諭又曰江南北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勢將蠲賑惟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撙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若施舍緇黃不如予吾赤子也上曰然今宮費俱節賞賚不溢居正曰皇上謂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明年卽爲例非祖制也臣不敢遠引如皇祖用度最繁然內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百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上是之十一月張居正一品考滿賜金幣及酒菓甚厚手勅褒諭有精忠大勲言不能盡

官不能酬之語。加上柱國太師、支伯爵俸。居正固辭允之。

十年二月丁酉，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爲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卽今歲所欠，又爲將來帶徵矣。况徵輸額緒繁多，年分淆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溪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夫與其朘民以實

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下中外大悅。三月丁卯，張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從之。六月甲午，居正以疾再乞休，不允。上以細務委張四維，大事卽居正家平章，以遼左大捷，斬速把孩功，進張居正太師。甲辰，上遣司禮太監賚手勅諭張居正曰：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當一一爲朕言之。居正力疾疏謝，并上密奏薦禮部

尚書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明日上，卽命二人入閣。丙午，大學士張居正卒。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幣，賜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謚文忠。居正性深沉機警，多智數，爲史官時嘗潛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者，剖晰之，遇人多所諮詢。及攬大政，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里，荒外讐服。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

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惜其褊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卽以私憾廢遼王。久直信任，奸佞好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而中允高啟愚，至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當時目爲勸進。居正卒，餘威尚在。言官奏事尚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已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

奪并籍其家子孫皆不保云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
勃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
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
蒙禍時比之霍氏之驟乘御史郭維賢疏薦吳中
行等降調然上意已漸移御史楊寅秋劾王國光罷
之發馮保南京閒任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
用汲余懋學朱鴻謨趙應元傅應禎趙世卿鄒元標
俱復官會潞王昏禮所需硃寶未備太后間以爲言
上曰辨此不難年來廷臣無耻盡獻張馮二家耳太

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保黠猾盡竊而逃自此
內中張先生張太岳稱謂絕以爲諱而籍沒之舉亦
胎於此

十二年上從遼府次妃王氏奏請籍沒張居正家其
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荆川騷動上曰
遼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着推舉親
枝以本爵奉祀仍准王歸葬原封抱養子述璽准依
親居住給與庶糧二百石本折中半支王氏從厚援
徽府例贍養張居正誣讟親藩籍制言官蔽塞朕聰

私佔廢遼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斲棺戮尸念効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脩張順張書俱令烟瘴地面充軍

谷應泰曰聞之虞書良弼義取協恭秦誓介臣都無他技蓋下吏奉職乃在才具而端揆裁物則在度量卿貳奔奏不越章程而宰相坐論必資道術也矧承平之相與剗制異冲人之相與長君異周公以惇大告成王韓琦以才偏賤公

著凡以養蒙作聖不專在于宣之綜核明之察察耳世稱張居正相業譽者或許其幹畧毀者僅惡其專恣然予以皆非事實真知居正者也考居正大節特傾危峭刻忘生背死之徒耳而其他緣飾以儒術眩曜以智數譬之黃子艾墻高基下陽處父華而不實求其論思密勿之地表帥百寮之間此實難矣方夫穆宗憑几顯帝冲齡居正拱儀同受顧命而內臣馮保竊叢于側斯時逐才之議未行弔讓之謀潛固賣交附

比朝糾異本才 卷六十一 三十一
璫漏言市重彼商鞅之因景監相如之藉繆賢
揆之結主固如是乎卒之會極傳宣新鄭被斥
而馮保以快已之怨者卽以酬次輔之恩居正
以去保之疾者還以固綸扉之寵鬻權夸毗若
互市然及乎九齡遠引願浩外徙始乃官府交
通更唱迭和馮倚執政則言路無憂張恃中涓
卽主恩罔替以故扇鍛清暑鋪毡禦寒居正所
蒙壹皆媚璫之方也至于犯蹕具獄詞連拱奴
謀發宰臣風生內侍苟非天變見于上公議格

於下則上官黠詐立碎奉車易之飛文赤誅魏
氏居正之包藏禍心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
餘矣若夫父喪奪情太阿不釋李幼孜倡之於
外馮保應之於內而居正貌乞持服心冀慰留
無魯伯禽之東郊不啟蹈翟方進之脫袞視事
語云求忠于孝又云移孝作忠居正其無人心
者乎何相倍之戾也矧乃三月歸葬六月還朝
宰我之意惟在短喪曹瞞之心恐失兵柄而且
吳中行趙用賢俱以星變陳言艾穆沈思孝鄒

元標各以忘親入告乃復橫被鎖鑰咸加杖戍
又且論死劉臺庾斃士期錫爵以刎頸驚奔張
瀚以拊膺被斥雖王巨君之芟除忤恨梁將軍
之收考太史淫刑以逞不是過也又况懋修敬
修非列魏科則躋清秩是豈向歆之學冠于漢
廷抑亦京條之派相援宋室乎蓋至身死踰年
遼妃訴闕而東園祕器甫賜泉門緹騎金吾旋
圍府第匪漢元虧師傅之恩亦田蚡貽滅族之
釁也乃論者以居正之爲相也進四書經解而

聖學修明進皇陵碑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
林入直而清讌無荒請官費裁省而國用以裕
任曾省吾劉顯而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
而邊陲坐拓厥罪雖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
正救時似姚崇福璣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
鷲則類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長轡獲騁則吏道
雜而多端治術疵而不醇斯豈貞觀之房杜而
元祐之司馬乎更可異者自居正以錢穀爲考
成而神宗中葉大啟礦稅居正以名法爲科條

而神宗未造叢脞萬幾嗚呼手實之禍萌自催
科申商之後流為清靜則猶居正之貽患也

明朝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